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三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八

元李庶撰

閔公

名啟方謚法在國逢難曰閔在位二年

左氏

閔公莊公之子母哀姜之娣叔

姜慶父弑子般齊人立之



周惠王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左氏

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

繼弑君不言即位孰

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  
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  
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穀梁也繼弑君不言即位正  
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非君也繼之如君胡氏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  
父也者受國焉爾  
人利閔公之幼而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魯有  
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  
天子也

案公羊之說與左氏同但公羊曰鄧扈樂左氏  
曰閔人葦字少異耳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  
所立初不知子般卒故此齊桓之責也桓公苟  
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而為之置君則父子  
君臣之倫定矣乃縱慶父歸國以致閔公為篡  
弑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此說

好亦

齊人救邢左氏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貪  
憚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

既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穀梁  
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善救邢也胡氏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

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慶父

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

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

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

遇是也兵者春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

情見矣其稱人

將甲師少也

案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矜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志桓公未力於救患也歟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氏

亂故是以緩

穀梁

謚所以成德也於卒

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姑齊地左氏公穀作洛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注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公羊其稱季子何賢也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公羊其言來歸何喜之

也穀梁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

胡氏

案左氏請復季友也其曰

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污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器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案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為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

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  
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齊恐為國  
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  
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  
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  
後日繼魯本感洛姑之托故令與高子俱稱子  
起其事此說亦有  
理餘已見蔡季下

附錄

左氏季

左氏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  
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

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仲孫來左氏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  
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

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



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  
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注仲孫齊大夫  
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還使齊侯  
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  
但書仲孫之來而胡氏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  
傳尋仲孫之志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  
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夫鄰有弑  
逆當聲罪戒嚴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  
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陳恒弑簡公  
孔子沐浴請討之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  
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  
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  
爾直書曰齊仲孫來張氏仲孫之罪固然矣然其言  
交譏之也此主劉氏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  
動則於此可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足以維持其國於  
政亂俗壞之日秉者與秉彛秉德同皆著明於心而

不可奪之謂也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急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不名謂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案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公穀以仲孫即慶父公曰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歟穀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齊桓容赦有罪也恐未可信不敢從○又案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交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為譏仲孫則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

附錄公羊諱例 公羊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注不書

子親親而受之諱又以季子有過牙不殺慶父之賢諱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漢志東海郡陽都縣左氏注

國名蓋齊張氏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人偪徙之

與滅繼絕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左氏速也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

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

詳書以示譏莊公公羊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

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穀梁吉禘者稱宮廟也何以書譏譏始不三年也

也喪事未畢而舉胡氏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吉祭故非之也

胡氏

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

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大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張氏閔公幼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張氏

弱而以

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比也

案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  
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  
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  
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故惟趙子  
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不可不備載也其  
說曰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  
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  
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  
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為配  
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  
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為始祖嘗為稷所自  
出之帝故郊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嘗無  
可疑也鄭玄見禘在郊上以為禘大於郊必非  
宗廟之祭遂以所自出為感生帝靈威仰由是

而誤矣春秋書禘惟見於閔二年五月僖八年七月一在春一在夏故郊特牲祭義則曰春禘秋嘗祭統王制則曰春禘夏禘此皆漢儒約春秋文而附會之且不知其為殷祭而以為時祭也若以成王追賜周公則魯之用禘惟於周公廟而上祀文王閔公僭於莊公行之已非矣僖公雖用於大廟乃因致夫人而行之又非矣此本非常又實非三年喪畢之殷祭而傳者遂以為魯得用於羣公之廟故左氏曰烝嘗禘于廟又曰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因其失禮而為之詞耳非也鄭玄既誤於禘大於郊之注而又有時祭之禘不可通故注郊特牲則曰禘當為杓注祭統王制則曰此夏殷時禮注詩則曰禘宗廟之祭小於禘於是禘有四種矣殊可怪也至於禘時則本以夏之孟月為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故雜記曰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辨甚明足以盡掃鄭注之謬故具錄于此其禘祭說見文二年大事下○又案范氏祭祀例九皆書月以示誠桓二蒸一嘗閔吉禘僖禘太廟文著禘嘗宣有事昭禘武宮定公從祀也○又案趙子曰此禘于莊公盖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氏

初公傳奪卜斷田公不禁八月共仲使卜斷賊公于武闈公

羊

公薨何以不地弑也

胡氏

公薨不地仲尼親筆也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書

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孰能修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左氏

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姜與知之故

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諱奔也注哀姜與  
弒閔公故出奔

胡氏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  
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以謂三

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  
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  
親矣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  
人犇卜斷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闡哀姜以國君母與  
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  
不亡懔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  
於未亂保之於未  
危不可不察也

案夫人孫二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文姜一  
見貶絕之哀姜喪歸貶姓而已春秋之權衡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氏

共仲奔莒成季立僖公以賂求  
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



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注慶父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其罪不**公羊**殺公子牙今將爾慶父弑二君書殺又不書卒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穀梁**其曰出絕之也**胡氏**公子出賊親親之道也慶父不復見矣**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慶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貫惡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非

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驩而內有朱  
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大尉已  
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慶  
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草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  
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  
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  
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六不知有君  
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  
書孫邾奔莒爲  
後世之永鑑也

案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爲季子推親親之  
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  
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故張氏曰方季友適  
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  
既立僖公則當因國人之憤正慶父之辜致辟  
于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僅

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秋所以嚴佚賊之責也其說是矣○又案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

冬齊高子來盟左氏

注蓋高偃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

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公羊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

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注時魯無君明君臣無相適之道君不行使乎大

夫所以別尊卑理穀梁其曰來喜之也曰高子貴之嫌疑故不稱使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

不以齊侯胡氏何賢乎高子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使高子也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

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

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案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固之類

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侯書子皆貴之

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

得之○又案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  
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  
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  
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氏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  
矢使守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于熒澤  
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  
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  
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  
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  
兩注戴公其年卒文公立書入不能有其地

注不言滅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救中國為賢者諱也 胡氏 衛康叔之後蓋北

入乎河南劉爽曰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錄於國風而不削此載衛為戎狄所滅之

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

古詩垂戒 陳氏 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之大矣 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

有乘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湏句不言滅

鄭棄其師左氏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

人公羊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胡氏 鄭

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義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  
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  
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  
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  
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  
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  
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  
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所  
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案棄師之說三傳皆同唯杜氏以為此高克狀  
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棄師之道者非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蒼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四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九

元李廉撰

僖公

名申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三年

左氏

僖公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

風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閔公薨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周惠王十年元年春王正月左氏

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

禮公羊

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穀梁繼弒君不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也胡氏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

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侯度而後能保其國

案張氏曰僖公即位在高子求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伯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

左氏

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注次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詞

公羊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

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

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

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

救之穀梁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

可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

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

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

揚胡氏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

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

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

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陳氏

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夷而宿師

于聶北玩寇以待其敝邢潰奔師而後遷之譏之也

案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榆也胡氏通為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為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別公羊以為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釋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匿其救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聲也此三說皆不見貶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

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張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規撫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子其終有全邢之功也此說亦由杜氏觀象上來皆欲護桓公耳非聖人意也下文不書以之說却好○又案救兵書師所以於其盛公羊以為微齊侯皆非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羊作陳河北邢州

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

左氏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

也又閔二年傳齊桓公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注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疏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關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亦有貶故雖則

煩文而再列三國

公羊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注言諸師則嫌與緣陵同疏緣陵是賊之會諸侯各自歸國十四年復

來城之此則桓公宿穀梁也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留城之為一事也穀梁也其地邢復見也是向之

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胡氏書邢遷于夷儀見之功也注美齊桓故不言遂齊師次止緩不及

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

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

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案經書遷者十而有二例趙子曰徙而臣之曰遷某齊遷紀邢鄆鄆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

國遷曰某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太是但邢衛之遷又不可與許蔡之遷同蓋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夷此其異也又陳氏曰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夷儀狄圍衛衛遷帝丘雖罪遷者而桓文亦受其咎矣此亦得言外之意蓋邾遷于繹晉遷于新田不書則雖自遷也亦必有所為而書矣○又案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

無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氏

注不言齊人殺

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公羊

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

夫人薨不歸地地故也

胡氏

以歸

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  
 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  
 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  
 得享小君之禮典型奈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  
 人之喪以者張氏此齊桓舉方伯之職然後三  
 不以者也

案以歸之說杜氏以為歸齊胡氏以為歸魯  
 魯齊接竟不應十二月喪始至疑杜氏說是

# 楚人伐鄭

書楚左氏楚人伐鄭鄭即齊故穀梁疏不以  
 始此也注荆始改號曰楚

者以楚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轉也胡氏楚稱人浸強  
 強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也莊十年敗  
 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  
 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  
 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  
 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亦以人書者豈許其伐國而



人之乎會中華執盟王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張氏商頌稱奮伐荆楚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名號故以州稱及熊頹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

案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頹弑兄堵敖而立是為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改號為楚之說張氏疑得之何休於僖八年注云僖公本聘楚女為嫡故以此為諱與荆楚交昏故進之使若中國無据之言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公九

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左氏盟于榿謀救鄭也九月公

歸者也注犖即榿也不書盟不告盟也虛丘邾地邾

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成虛丘欲以侵魯公以

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穀梁不日疑戰也疑戰

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穀梁而曰敗勝內也胡

氏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

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

公無撰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直書張氏楚人

其事而義自見矣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張氏伐鄭

桓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

全之策也齊桓新拊存魯國而不稟命擅興師之罪

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他日與曹同伐厲遠役于外而

宋人乘虛伐曹有自來矣亦見桓公伯威之不立也

案敗邾之說杜氏以意臆之本無据服虔以為魯亂時邾為魯戍虛丘魯因其歸而敗之亦無此理何休又以公怨邾人以夫人予齊而齊殺之故為夫人復讎尤妄謬不可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左氏

莒人

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注挈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子之功故特書大夫生死皆曰獲

公羊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

子之獲也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弗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溪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己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翰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

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穀梁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疏結日而戰得君子之道穀梁莒無大夫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公子謂莒擘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曰棄師之道也注据胡氏案公羊則罪在莒也而以季獲長狄不言獲

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案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給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案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

注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

廟而書喪至也

公羊

何以不稱姜氏與弒公也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

乎其以穀梁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胡氏

夫與弒

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

案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為闕文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氏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又閔二年傳

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草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注不言城衛衛未遷

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

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

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

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

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

繫衛者明去衛而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

國楚丘起其遷也穀梁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

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不言衛遷何也不與齊侯

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

侯

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  
曰仁不勝道注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  
可以專封故胡氏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  
不言遷衛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  
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城楚丘略而不書  
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領司  
几筵設黼辰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  
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閱其  
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  
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  
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  
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  
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  
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  
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霸陳氏於  
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則其以魯辭書之但曰城楚丘  
何不以專封累桓公也以魯詞書之使若諸侯同欲  
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滅亡者夫人而欲救  
存之則先王之澤天下之公義也序績莫如公齊桓  
存三亡國必若救衛庶幾於公矣是故衛不言滅廬  
于曹不言遷使公子無虧成曹不言救春秋之辭約  
而不迫者  
善辭也

案城楚丘之書左氏以為諱魯之後至公羊以  
為諱齊之專封若穀梁胡氏則又不以為諱詞  
而直以為微詞此其異也要之公穀胡氏說可  
參通至於邢衛書法之詳畧則胡氏以詳為褒  
而畧為貶陳氏以畧為褒而詳為貶  
三說雖不同然究其實亦無異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莊公夫人

左氏

注反戾成喪故稱小君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穀作夏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書晉之始

左氏

莊三十二年有

神降于莘虢公享焉神賜之土田內史過曰虢必亡矣虢而聽於神史嚚曰虢其亡乎虢多涼德其何主之能得至是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注晉於此始赴見經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虢公羊虞微國也文王弟虢叔後晉成王弟唐叔後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晉獻公寢而不寐揖荀息曰吾欲攻

郭則虞救攻虞則郭救如之何荀息曰若用臣言則今日取郭明日取虞爾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虞公不從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璧率馬而至獻公曰寶則吾寶也馬之齒亦長矣夏陽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

**穀梁**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以其

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餘同公羊疏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郟

**胡氏**

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

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潼劍不守

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其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耶

案晉見經始此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大子仇及成師仇為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併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侂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閔元

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伐東山  
臯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  
于此○又案春秋書滅下陽罪號之不能守險  
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書法同皆衰世之  
意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公左氏

盟于

貫服江黃也注楚與國也疏杜以為此稱人者皆其  
國大夫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桓謙以接遠故與  
宋公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  
會之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  
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注時實晉楚之  
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為徧至之辭所以  
獎大伯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伯者當進不進者  
方為徧至之辭疏言方為徧至之辭故直以遠國辭

稱人若進而稱爵則穀梁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黃無以見徧至之義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

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疏魯若與會必書公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或以為魯

公亦在舉大以包之胡氏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故不以魯為主耳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

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

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左衽之義著矣盟雖

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張氏桓公謀楚先服二國所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

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案江黃稱人公穀皆以為江黃之君蓋遠國例稱人也而賈氏以為刺其不度德善鄰終為楚

滅其說非是疑杜氏得之○又案貫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為諸侯皆在然觀何氏范氏之注則貫非如此但春秋褒以徧至之詞耳而胡氏直以為諸侯皆在此其異也啖子曰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杜氏張氏說是○又案江黃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之十年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附錄左氏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冬十月不雨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疏僖公委穀梁者勤任陪臣不恤政事之罰

雨也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左氏

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注傳言伐者本以伐興權行侵掠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氏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

不為災也

公羊

記異也

穀梁

不雨者勤雨也

閔雨者有

志乎民者

也

一時言不雨者

也

疏据文二年傳歷時而總書不雨者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胡氏

案詩稱僖公儉

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盟其無志乎民六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餘全

引穀梁

案不雨書法穀梁極精故胡氏用之而何休用感精符說曰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衆庶比致

三旱即能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  
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  
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此  
雖異說姑具以備引用

徐人取舒

徐國在下邳舒縣左氏

注勝國而不用大師亦  
取疏徐在下邳舒在

廬江相去甚遙而越竟滅公羊其言取之  
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

案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  
氏以為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  
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滅罪乎以為不  
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  
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  
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  
書取是必闕文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  
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



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旨也○又案徐偃始稱王故春秋六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六稱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

# 六月雨公羊

注所以詳錄賢穀梁雨云者喜雨也喜雨君精誠之應也穀梁者有志乎民者也

## 胡氏

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

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案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地左氏

謀代楚也注  
二年楚侵鄭

故公羊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注末者淺耳据貫

澤言盟

此但言會不言盟者桓公功德隆

穀梁

陽穀之會

盛諸侯咸從曷為用盟哉但告誓而已

穀梁

陽穀之會

桓公委端播笏而朝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疏

桓會多矣獨此言委端播笏皆諭乎桓公之志者以

此會最大又以四教令於諸侯不須胡氏案左氏謀

盟誓故傳詳其事也所謂衣裳之會胡氏伐楚也或

曰侵蔡次陘之師江黃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

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

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

奇也次陘大眾集其陳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

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

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濟

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濟

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  
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  
也

案陽穀之會公穀胡氏皆以為  
不盟疑亦可入胥命蕭魚之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穀

左氏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  
尋盟冬公子友如齊

涖盟注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

公羊

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涖臨也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注春秋尊魯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

穀梁

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  
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注昭七年傳例曰

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莅位  
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以國與之謂舉

主國為

案經書莒盟四此年子友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婁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也蓋莒盟對來盟為義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滋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良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耳則滋盟為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楚人伐鄭左氏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案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左氏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

侯之師侵蔡蔡潰注

公羊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疏侵者淺辭潰者

傳例民逃其上

曰潰

公羊

邑曰叛疏侵者淺辭潰者

深穀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

民明正也

案經書潰例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詞也民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

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

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

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

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

遂伐楚次于陘

陘楚地潁川名陵縣有陘亭楚人曰先君所以服陘隰即此

左氏

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注遂兩事之詞楚強齊欲綏之以

德故不

公羊 其言次于陘何有侯

穀梁

遂繼事也次也孰俟俟屈完也

二種有所畏之次

胡氏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

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



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  
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專繼  
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為暴而不知已矣其  
遂伐曹遂滅偃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  
遂救許反為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  
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又案  
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鄭  
次鄆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

夏許男新臣卒左氏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  
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

二等於是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穀梁諸侯死  
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胡氏劉敞曰諸侯卒于外  
不地內桓師也公羊同

會今許男一無稱焉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  
也名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



為裨歲一漆之出疆必載裨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案諸侯卒于外者晉侯卒于扈許男卒于楚宗公卒于曲棘是也卒于師者曹伯廬也卒于會

者杞伯成也劉

氏說本趙子

#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氏

夏楚子使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

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注楚子遣完如師

以觀強弱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公羊完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

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未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穀梁楚無大夫績也注前此城楚丘後此城緣陵穀梁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注此言桓公不得志故退于召陵以盟而屈完得志也胡氏楚大夫

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逆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此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張氏不稱使者春秋嚴之法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所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

案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侯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以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

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前定則非也○又案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為齊侯之績故爰婁盟書及而台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為桓不得志者非也○又案楚之盟屈完與晉之盟國佐表僑似同而異蓋屈完已服而桓公退盟以禮之國佐未服而晉大夫進盟以強之其得失已判然獨屈完表僑有小不同者蓋屈完雖服而本非楚子之命故桓公不得不盟以固其交表僑上書使下書會是其國君臣從晉之志已決晉又何必委諸大夫要之以盟哉此所以兩書及也○又案齊晉謀楚皆於台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台陵侵

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  
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  
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詞其得失固不待  
論但名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  
之師於名陵即此○又案昭四年楚靈會于申  
亦用名陵之禮○又案如穀梁胡氏說則水濱  
之對亦出屈完  
與左氏小不同

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本作

袁

左氏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  
共其資糧屣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注書及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故

以與謀曰及為文公羊  
不言主師微者  
公羊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  
何不還師濱海而服東夷桓公曰諾於是大陷于沛  
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  
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  
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  
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  
也然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  
也師

案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  
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會孟執宋公晉侯入曹  
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  
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

文之詞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說○  
又案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  
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  
是其甚乎故張氏全取公羊為是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  
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

也楚張氏

師出三時見  
久役之勞也

案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略而不言獨穀梁  
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子擇其重  
者志之六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  
而不致會對侵楚盟臯鼬至會而不至侵論之  
則伐楚之義大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  
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  
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  
其公羊以為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於伐

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為楚復  
叛盟故不以會致皆強論也○又案謝氏曰兩  
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  
或舉其盛者而至之亦是

葬許穆公

穆公羊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

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氏專兵之左氏

叔孫

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

胡氏

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

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納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  
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  
威會于陽穀傳遠國之信案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  
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  
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桓公假



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而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為我願之乎。陳氏遷之後，諸侯始放。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治在諸侯，敗人之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惡曹，稱人治在盟主。敗人之故於次，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叔牙弑君而茲世為將。謹而志之，著三家之所從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在去年十二月書春從告

左氏

初晉獻公

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又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莊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晉人謂之二五耦閔元年為大子城曲沃士蒞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二年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

之金玦狐突嘆曰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羊  
舌大夫曰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狐突不可  
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  
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  
危身以速罪也至是驪姬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  
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公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  
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使賈華伐屈  
夷吾奔梁春晉侯使公羊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  
以殺申生之故來告公羊  
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氏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

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祭妃妾之名亂遼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之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左氏

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

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穀梁

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茲公羊作慈

左氏

娶焉注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

逆年附庸國桓十五年來朝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首止公穀皆作首戴衛地

左氏

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注惠王以莊十八年逆王后于陳實惠

后惠王寵惠后将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王也

桓公

羊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諸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為文故殊之使若諸

侯為世子所會也疏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殊世子而不殊宰周公言及者因會世子見魯侯汲汲於齊穀梁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桓矣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

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注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胡氏

及以會尊

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

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下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下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序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首也而班位定矣

班序上下  
說出何休注

案首止定世子左氏穀梁同公羊殊會說亦得之但注者以為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則非也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又案經書殊

會之文有四及以會尊世子首止是也。會又會外吳鍾離向桓是也。及以罪大夫表僞盟是也。

也。會以及別兩伯黃池是也。

#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左氏

稱諸侯盟注間無異事復

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伯公羊諸侯何以不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序一事而再

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疏春秋會盟一事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者王世子不與盟也。

穀梁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主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

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

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

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胡氏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寢以微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張氏

桓公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桓公此舉義明而禮正此

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矣



案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複以見意也。○又案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舉鮑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舉鮑盟惟趙子以為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陳氏曰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此說得之。○又案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與救許城緣陵

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也救許又與緣陵異蓋于鹹之諸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為殊辭緣陵為畧辭者得之若葵丘救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耳○又案盟扈會扈之書諸侯者畧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祝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間有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詳也○又案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為桓公挾天子者非

鄭伯逃歸不盟左氏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

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

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注公羊

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

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

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

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然諸侯

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

惡伸衆人之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注專已胡

善故云爾

氏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

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

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

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

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

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

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

世子雖哀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

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陳氏也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麋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

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氏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柘方睦於齊皆

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張氏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

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圍許之紛紛故詳書以臯桓公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公羊

注此象齊桓德哀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温晉里

克比弒其二君

冬晉人執虞公左氏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諺所謂輔車相

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疏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

不言滅修虞祀歸職貢故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

不同於滅同姓書名之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

國之善詞也滅者穀梁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其

上下之同力者也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

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胡氏公羊曰不與滅也夫虞

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公地之緼於晉久矣晉

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  
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  
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  
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  
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案穀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

非爵也傳以為下執之詞臣民之稱也公羊注  
以為虞稱公者奪正爵皆有不可強通獨張氏  
曰虞稱公者嘗為天子三公也此說疑是胡氏

既以州公嘗為王官則此獨不可乎不書滅已  
足以見虞公之罪則於此存其公爵乃所以見  
其以王朝三公而至於此正與州公存爵  
意同任之重者責之深也張氏本趙子  
附錄左傳桓十年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獻之又  
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遂伐虞公虞公出  
奔共池此可見虞公之貪  
賄亡身喪國而不悛也

案此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  
今滎陽密縣

左氏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  
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

時城也注鄭以非時興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  
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鄭伯之罪也注諸伐國而言圍邑傳皆以為伐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伯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於上討顯於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陳氏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以桓惡之義有殊陳氏公合六國之衆徒圍其邑焉耳

案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為予桓公而陳氏說尤明白獨公羊以為惡桓公之彊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左氏楚子圍許以救

鄭諸侯救穀梁善救許也其不以救胡氏齊自召陵許乃還許致何也大伐鄭也之後兵服

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



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  
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  
何以致張氏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  
久也張氏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此見桓公  
之急於義也故  
書遂以與之

案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甲  
師少為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書次為  
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  
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蓋救兵不以生  
事為貶不以專事為疑也而左氏記許僖公面  
縛銜璧以見楚子之事恐無之豈有楚兵已還  
於秋而許男乃無故而降於冬乎觀八年洮之  
盟許在列則左氏不可信故趙子不取餘已見  
前遂伐  
至伐下

七年春齊人伐鄭左氏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

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殺申侯以說于齊

胡氏

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張氏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故桓公復治之

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即邾犁來也

左氏

注邾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

故曰公羊

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伯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朝

天子曰正朝朝魯曰旁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公羊

稱國以殺者君穀梁殺大夫之詞也

稱國以殺無罪也

胡氏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內忌信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不厭

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案左氏載陳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牢美乃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梁左氏

左氏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不

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穀梁衣裳之會也疏衣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穀梁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兵車之會四傳皆發之者衣裳之會多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備舉以見義此是衣裳後

歲兵車二文相近  
故傳因而別之也

案此條左氏最詳胡氏無傳想亦從之但管仲  
既曰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又曰記姦之位君  
盟替矣又曰齊侯辭子華則不應復列子華於  
會正義亦當辨之曰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  
身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也此已強通  
至於記姦之位則不可解矣故陸氏纂例於差  
謬畧內考公穀本無鄭世子華四字而曰左氏  
下有之誤加之也張氏亦主此說然今公穀本  
皆有此四字則又何休注已有陳鄭世子之文則  
博必非臆說但何休注已有陳鄭世子之文則  
漢世已然不知陸氏何據○又案此會以齊侯  
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  
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  
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

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哀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左氏

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案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

洮曹地○公羊有鄭世子華四字

左氏

去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

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  
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注王人與諸侯盟不譏王

室有公羊王命也注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  
難故

之故尊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  
序於上

雖哀必先諸侯胡氏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  
兵車之會也

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  
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

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  
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

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  
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

君之義張氏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  
明矣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

案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為桓公德衰寡母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又案經書王人三○又案經書王臣與盟者于洮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王子虎也女栗蘇子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皆卿士也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黑壤王叔桓公黃池單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敵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雞澤單子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



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  
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允十有餘事譏與不  
譏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以  
胡氏難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貶

鄭伯乞盟左氏

鄭伯乞盟請服也注新服未與會故不  
序列別言乞盟疏止言乞盟不知與盟

以否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  
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

穀梁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乞  
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洵之也注齊侯為兵車

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  
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洵者  
酌血而胡氏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  
與之胡氏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

見舉動人君之大  
節不可不謹也

案穀梁之說趙子譏其迂僻固然但公羊說亦與之合恐亦不可盡廢春秋書乞例六乞盟一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

夏狄伐晉左氏

晉里克敗狄于采桑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

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

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

用者不宜用者

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詞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失人而見正焉注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則周公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為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

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

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

為後為其母總是妾不為夫人明矣臣無貶君之義

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宗廟臨之也秦人歸成風

之祿外之胡氏案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

弗夫人也胡氏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

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大祖

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魯

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

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

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

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成

季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

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御而私門強

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  
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  
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  
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案夫人之說左氏以為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  
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于  
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  
年薨既稱夫人以葬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  
祔于姑而弗致乎公羊以為僖公本聘楚女為  
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夫  
僖公作頌賢君縱為齊所脅豈得以媵為夫人  
乎趙子以為致聲姜則聲姜未聞有罪何得不  
稱姓氏故劉向以為成風者是而劉  
氏胡氏皆從之餘已見前吉禘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莊十八年即位左氏  
在位二十五年襄王立

冬王人來告喪  
難故也是以緩

案王室事已具  
莊二十一年

周襄王  
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左氏

宋公疾  
大子茲

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  
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  
退春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  
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宋地陳留外黃縣東

左氏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  
好禮也王使宰孔賜

此非連稱戍葵丘之葵丘

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  
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

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注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正義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傳曰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膾焉是異姓本無公羊宰周公者何天賜昨今尊齊比之二王後也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注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於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

故曰通于四海

**胡氏**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

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

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

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

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陳氏桓之  
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天子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  
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

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  
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案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  
宰闋也○又案外傳葵丘之會桓公下拜升受

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  
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  
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

人之喪  
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氏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注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疏以宰孔不與，公羊何？以日危之也。盟縱無伯姬卒，亦當重言諸侯。公羊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賈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上為天子下為桓公，諱也會盟一事，舉盟以為重，此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下十五年伐厲以為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則知厲等九國亦與會，但以不書。故穀梁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不書，故穀梁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疏莊二十七年。



年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敵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胡氏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盟亦不敵耳胡氏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諭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敵血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張氏書此盟初命之詞則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張氏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畧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所未有故於此再書葵

丘以美之但桓公以妾為妻易樹子之禁躬自犯之  
蓋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何以令諸侯哉本  
原不正而驕吝易形亦宜也聖人道大德宏以  
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案葵丘之盟乃齊桓盛衰勤怠之分先儒謂葵  
丘以前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自望至晦之  
月其喻精矣葵丘書曰穀梁以為美之何休曰  
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  
為信此復以日為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  
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  
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  
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  
衣裳之盟矣此說固然但既以為桓德極而將  
衰則以書日為謹之為危之亦何不可而強欲  
反前例耶蓋再言葵丘以著其美而特書日以  
謹其怠此正聖人之微意也公羊說得之但注

者引厲等九國為叛恐無事實案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丘

甲子晉侯佹諸卒

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公羊作甲戌佹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弒

左氏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

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吾與先君言矣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

死之君子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公羊 弑未踰年穀

梁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氏 人君擅一國

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  
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  
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書此  
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  
其義  
大矣

案奚齊未踰年而稱君之子以其不正也齊舍  
未踰年而成之為君以其當立也可以見春秋  
書法穀梁胡氏之說  
精而左氏公羊踈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魯朝公羊  
齊之始公羊  
注書如者錄內所  
與外交接也故如

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  
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  
立桓公德哀見叛獨能念恩朝張氏莊十三年柯盟  
事之故善錄之疏据朝聘例時張氏魯已服齊雖莊  
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  
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  
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  
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

案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  
朝也獨此為朝齊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

如齊

二

狄滅溫溫子奔衛左氏

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  
狄滅溫蘓子無信也蘓子叛王

不救故滅張氏

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  
蘇子奔衛張氏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

公羊作卓子

及其大夫荀息左氏

注獻公既葬卓

己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公羊

及者何累也弒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君多矣舍此無

累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

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

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

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

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將死謂荀

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

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

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

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

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

謂不食其言矣注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

名通明當封為附庸不絕其祀穀梁以尊及卑荀息閑也胡氏所以重社稷之臣也與孔父同殺梁荀息閑也胡氏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以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爭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弒而死於

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苟息何  
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從君於昏不  
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  
成傾危之俗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  
乎少

附錄

外傳申生伐臯落氏敗之於稷桑而反讒言  
益起五年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

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施曰子為我具特羊  
之饗吾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中飲施起舞謂

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優  
施出里克不殮而寢夜半召施曰曩而言戲乎抑  
有所聞乎施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



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旦而里克告平鄭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踈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平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今案胡氏之說多本此足見里克中立本末故具錄之

附錄左氏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左氏

晉卻芮使夷吾

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夏周  
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  
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  
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  
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剋公羊曷為  
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里克立惠公惠公穀  
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於是殺之

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  
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

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胡氏惠公殺之不以  
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  
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

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  
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

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案殺里克之事，三傳皆同。胡氏兼用之，其穀梁叙驪姬夢齊姜事，大畧與左氏相出入，故不重載。

附錄

公羊

公羊

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

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注：踊，豫也。齊人語，渾也。悉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電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夫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左氏。

平，鄭如秦，言於秦伯曰：呂甥、卻

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聘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祈舉及七輿大夫皆里平之黨也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注書名罪之胡氏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左氏

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與公俱會

齊侯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非禮胡氏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以禮佐齊桓倣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此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公羊

公與夫人出會  
不恤民之應

冬楚人伐黃左氏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  
人伐黃注恃齊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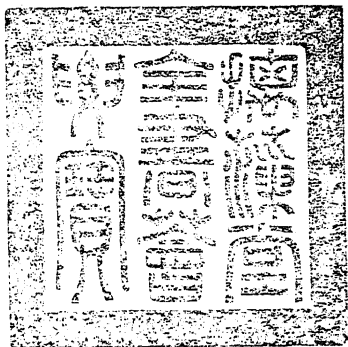
胡氏

案穀梁子  
曰貫之盟

管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  
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  
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  
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  
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應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  
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  
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  
陳氏伐滅不言伐此其書  
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陽穀之會貫之盟  
徒以亡其國焉耳



春秋諸傳會通卷九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六百三十五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

元李廉撰

僖公

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左

氏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穀梁傳見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上胡

氏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下胡氏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

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

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附錄

左氏周事左氏

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之侯命受玉惰夏揚拒泉舉伊雒之

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齊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故討王子帶帶奔齊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

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叔子帶自齊歸京師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左氏

去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邪懼狄難也

胡氏齊桓

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也故曰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

地鹹衛

左氏

會于鹹

淮夷病

祀故且謀

王室

仲

孫湫

致之穀梁

兵車之

會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張氏

會其後

公子友

皆

之

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氏

不書其

人有闕

也注

緣

馬

陵祀邑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

言諸侯君臣之詞不

公羊

孰也

孰也

蓋徐

莒為

城祀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  
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言穀梁  
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  
桓德衰矣注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  
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胡氏齊桓公城三國而  
散辭齊桓德衰所以散也胡氏書詞不同城楚丘  
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  
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  
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  
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

故前日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  
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  
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  
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  
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  
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  
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  
由之陳氏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前目而後  
說矣陳氏凡也而不序者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  
不繫之伯者之詞也但曰  
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詞也

案緣陵書諸侯如杜氏說則與文十五年諸侯  
盟扈十七年諸侯會扈同文蓋緣陵為惠不終  
盟扈無能為會扈無功故不歷序其人總言諸  
侯皆譏詞也是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如穀

梁陳氏說則與溴梁大夫盟同文蓋緣陵不以諸侯係於伯者以言伯主不能主諸侯溴梁不以是大夫係諸侯以言諸侯不能主大夫皆散辭也是亦不以為前日後凡之例矣以穀梁陳氏說通之於盟扈會扈之諸侯亦合故鄭君荅何休曰葵丘盟諸侯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會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聘則在會諸侯已歸矣不可以葵丘而難此也此數說大抵可參通胡氏雖以為前日後凡然視城邢之再序則此為畧詞所以畧之者以其亦有專封之嫌也此說微與諸家不同耳○又案桓公三城杜氏以城邢詳書為美詞楚丘不書所會為罪魯緣陵不書其人為罪諸侯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為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為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為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此三家之異也

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  
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殺梁左氏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公羊已也使來朝穀梁者

同謀也來朝來請已也朝不言胡氏春秋內女適人

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胡氏者明有所從則

繫諸國若杞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

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

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

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

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僖公

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防而遂以季姬

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

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



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  
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案胡氏說本公穀啖子而發明  
僖公鍾愛之說三家不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左氏晉卜  
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期年將有大公羊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  
也注土地者民之主伯者之象也

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胡氏沙鹿晉地也書沙鹿崩  
動不繫國者天下異也於前而書獲晉侯於後

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  
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案沙鹿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漢書  
元后傳后祖王翁儒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

粟里元城健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使卜之曰  
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伯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也公羊以為河工邑陷入于地中者恐非

○又紫經書山崩二此年及成五年梁山

秋侵鄭○冬蔡侯胙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左氏

注傳例諸侯在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

五年公羊

注月者善公能念恩尊事齊桓張氏純用五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

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紫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

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

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畧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禮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云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

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此蕪山采氏說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教師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帥公左氏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蔡

大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公羊注既約救徐而生

大夫往卒穀梁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胡氏楚

不能解也也有畏也救徐善救徐也止胡氏楚

于郟去徐亦速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

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

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

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  
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  
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  
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  
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陳氏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  
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陳氏救也有諸侯在而大夫  
將於是始桓公為之也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  
師何公子慶父弑閔者也而教世為將是故謹志之  
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案經書盟而後救者壯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  
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案經  
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  
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案壯  
丘杜氏闕其地而外傳曰齊桓築葵茲宴負夏  
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

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  
於中國也韋昭注杜丘等皆諸夏之闢○又案

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  
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穀梁

注夜食

公羊

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卒楚執宋公伯道

衰中國微弱之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氏

注伐厲以救徐也

公羊

注厲

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伯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伯功激揚

解情張氏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兵也

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久者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

乎曹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公羊

桓之會不致此穀梁注

桓德衰危張氏暴師三時不能而致之救徐大無功也

祭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郕○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杜氏長歷已卯左

氏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辰氏有隱慝焉注夷伯魯大夫辰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震

者雷電公羊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擊之廟者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

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穀梁夷伯魯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夫也因此

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早是以賈始德之本也  
始封必為祖注明夷伯之胡氏曰震夷伯之廟震而  
廟過制故因此以明禮  
應之也天夫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張氏正蒙曰凡陰  
魯大夫大夫既卒不名已下引穀  
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  
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為天應之也然天之怒  
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  
之後故春秋書震惟此事耳

冬宋人伐曹左氏

討舊怨也注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陳氏

諸夏之相

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

張氏

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

是再見宋襄為之也  
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  
圖伯乎故永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桓德



之衰而宋襄之私可以見矣

案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左氏徐恃穀梁夷狄相敗志地也下邳救也

之原謹兵胡氏

見楚兵之獨勝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案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據之言

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晉侯

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壬戌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寧而止公號慶鄭韓簡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必歸晉君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成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此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君子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

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  
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  
樹德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太子圉為  
質於秦二十二年逃歸注賈君獻公妃圉惠公子

公羊績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也穀梁韓之戰晉侯失  
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韓之戰晉侯失

敗而君獲也注獲者不胡氏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  
與之辭諸侯非可相獲胡氏秦伯也獲晉侯以歸

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  
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

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  
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

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  
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

夫敵春秋之法也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故以民為  
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為重堯命舜舜命禹必以為

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為名輕棄君親而不顧

矣

陳氏

獲匹夫之辭也

案范例凡書獲有六莒拏晉侯華元蔡公子燮陳夏鬻齊國書也於晉侯著夫民之咎於蔡公子彰公予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莒拏顯公予之始自餘不發傳從省文獲麟不入此例○又案秦顛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

附錄

左氏晉作爰田州兵說

爰左氏

注晉作爰田州兵在此年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稅

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二千  
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繕甲兵

案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遽見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鷦退

飛過宋都

隕公羊作賈鷦穀梁作鷦

左氏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鷦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

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公羊為

逆君故也注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鷦水鳥

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

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鷦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鷦徐而

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鷦何以書記異也為王者之後

記異也注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鷦者鳥中之耿介者

也皆有似宋襄之行襄欲行伯事事耿介自用卒以  
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鷗之數於晦朔者示  
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  
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穀梁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  
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先  
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鷗微有知之物  
石無知故日之鷗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  
無所苟而已石鷗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  
六鷗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注劉向  
曰石陰類五陽數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鷗陽也六  
陰數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賈逵曰齊大岳之後胡氏  
石山岳之物象齊桓卒五公子爭宋將治之也胡氏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  
鷗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  
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  
國有非所當告而告之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

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此石  
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  
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  
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  
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素啖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特書日者記元  
正有變爾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羊不言  
晦穀梁決不  
日而月皆非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左氏

注自是季氏世為卿

公羊

其稱季友何賢也注

據犁戰不稱季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疏叔肝賢而稱弟季友賢而不稱弟者兄先死故不  
得稱弟而稱季以賢之也不言公子如仲遂嬰齊之



等是胡氏季者其字友者其名大夫卒而書名則曷也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  
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  
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  
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  
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臨淮郡左右漢左氏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下邳今泗州侯戌周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  
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鄆為淮夷

所穀梁兵車之病穀梁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與國

左氏

以報婁張

氏

齊為徐伐英氏以見桓公之興師末矣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卞魯地

左氏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胡氏滅項者魯也二傳以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桓公滅之孰信乎

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鄆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犬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

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  
成公取鄆襄公取鄆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程  
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  
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  
尊君抑臣不為朋陳氏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書  
黨比周之意也陳氏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  
晉書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春秋之季  
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夷儀公孫舍  
之入陳蔡侯會召陵公孫姓帥張氏大臣滅項而止  
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張氏僖公刑已頗矣  
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其身見執  
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致之

案公穀皆以項為齊滅其說曰滅項孰滅之桓  
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桓

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  
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  
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  
例而不知變文之法  
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氏

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  
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  
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  
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  
亥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更而立公  
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  
赴辛巳夜殯注雍巫即易牙

案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併于齊邴弱而偪于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

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  
失頗殊也伐郟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  
未殄滅遂降鄆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  
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  
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軟血兵車無大戰仲尼  
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  
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  
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衛伐黃則外憂起會  
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  
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  
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  
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  
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狄救齊左

氏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

齊師于戲立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  
孝公而還公羊而不與戰故言伐曷為不使齊主

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桓公死穀梁伐齊非伐  
監刃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穀梁喪也師救

齊善救齊也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胡氏伐齊之喪奉  
言及惡宋也狄救齊善救齊也

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  
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

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  
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

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  
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

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  
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

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陳氏春秋貴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義明矣陳氏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邾菑宋襄之誼僅異於魯莊趙盾而已

案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為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為予衛罪齊之書故亦以此年宋及齊戰為予宋罪齊之書是以可伐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



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  
穀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亥八月無丁

左氏

注十一月胡氏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  
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  
非人樞方在殞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  
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正義明道  
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  
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於齊桓晉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氏

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

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穀梁後進之伐衛所以救  
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穀梁後進之伐衛所以救  
齊也功近而德遠矣注伐衛功胡氏慕義而來進之也  
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胡氏慕義而來進之也

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使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以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戕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速矣。

案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亦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亦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

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  
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左氏

是年鄭伯始朝于  
楚楚子賜之金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宣公也胡氏執之

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  
之在也經書見執于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  
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  
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  
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  
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  
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  
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  
惡其濫也

案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  
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  
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  
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  
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  
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郕  
子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蠻戎子歸于楚宋人  
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  
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  
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又案滕自莊十六年  
盟幽後皆不與會盟何休以為滕係  
葵丘叛者九國之內故書名無据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郕子會盟于邾己酉

邾人執郕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宋公公羊

左氏

宋公使邾文公

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  
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  
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注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地主  
之禮故不以國公羊其言會盟穀梁微國之君因邾  
地而曰曹南公羊何後會也穀梁以與之盟人  
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胡氏盟  
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衄音二胡氏盟  
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  
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  
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

小利之過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案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鄆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是也。○又案春秋用人祭者，二此年用鄆子及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是也。其成公十七年魯用郊說者，亦以為用人，未知然否。○又案執鄆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于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季姬淫，洸使鄆子請已，以此二國致怨，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其惡躬為戎首，肆行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杜

氏或得之○又紫宋公書爵屬詞疑於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故李氏說不可

衛人伐邢左氏

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張氏從宋伐喪其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案衛之伐邢本非義舉師興而雨之說飾妄之詞也故啖子不取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

左氏

陳穆公請

備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公羊注因宋齊備桓公之好也注地于齊齊亦與盟

隙而為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穀梁注宋公疏齊蓋構會諸侯為此盟以謀宋矣

無主名內卑者也四胡氏盟會昏君之禮也微者盟國稱人外卑者也

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備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



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陳氏楚初與諸夏盟之失道三以謹會盟之始也曷為會陳人春秋不以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

案齊之盟楚列中國之會始此惟公羊注以為齊有怨宋之心結諸國以謀宋故後日執宋公皆此盟之諸侯夫齊孝本宋所立未必深怨於宋大概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因宋公失德諸侯皆有忿齊之心故假陳穆以倡會託齊孝以為主而楚遂得以參盟於上國矣齊孝親見桓公攘楚之用而魯僖亦號為荆舒是懲者乃聽其甘言納之國都彼蔡鄭固平日為之驅者使

服役無不足深責而齊魯之君大可責也  
故陳氏不以夷狄會中國之說亦有見

梁亡左氏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遂城而居之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公羊  
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春秋說曰梁君峻法一  
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

內發故穀梁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  
云爾

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梁亡胡氏秦肆其  
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陸淳曰乘人之危惡易見  
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

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

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其百工無使危懼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而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左氏

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

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公羊譏何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門有古常也注惡奢穀梁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泰不奉古制常法穀梁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

門也注非作胡氏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責其改舊制胡氏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

鼻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  
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  
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  
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  
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  
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  
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案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  
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郟子來朝

郟子姓國文  
王之姓國文所封

案郟子諸傳無文惟公羊以為失地之君其不  
名者兄弟辭也何氏特据郟大鼎之文以為春  
秋前宋已滅郟此無據之言也不  
可取然郟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也記異

案西宮左氏無文公羊以為諸侯有三宮西宮小寢也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慶西宮悲愁怨曠之所致穀梁以為閔公之宮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謂之西宮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杜氏曰公別宮也蓋用公羊為是而楚女之事乃何氏臆說耳

鄭人入滑左氏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

張氏

書此者

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氏

為邢謀衛難也公羊

注狄能

常與中穀梁

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張氏

宋伐齊喪而狄能救

之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下以進之人心也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左氏

師伐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薨帥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

不量力也

案隨本漢東之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鄭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王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

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  
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  
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左氏

注為公羊

注貶狄者為

張

氏

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

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左氏

宋襄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注宋陳氏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為盟主故在齊上

繼伯而求諸侯于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張氏伯中國  
則是盟也莫適為主自為盟而已矣宋者宋之  
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亂常  
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  
之自取  
敗辱也

夏大旱左氏

公欲焚巫廷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  
賤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廷何為

公從之是歲  
饑而不害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注  
新作南門之所生

案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  
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喜雩有益則書雩不  
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  
以不雨為記異大旱為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宋地  
公作霍



穀作執宋公以伐宋左氏

曰秋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

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注楚始與中國

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

諸侯所疾故總見公羊孰執之楚于執之曷為不言

衆國共執之文也注國之胡氏以不言楚于執之分

也穀梁以重辭也注國之胡氏以不言楚于執之分

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

聽而莫之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

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

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閭相如一奮其氣威

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

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

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

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

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尊王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工之盟而陳氏執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案執宋公不言楚人諸傳說不同杜氏以為宋不德諸侯所共疾則是與諸侯之執伯主矣公羊以為不予夷狄執中國則是予中國之執中國矣故獨胡氏分惡得之亦本於趙子病諸侯不宗中國之說○又案穀梁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於此執宋公以伐宋與定七年齊人執衛北宮結以侵衛二以字皆曰以重詞也故范氏以為以有二義此說殊無義不若只以入以者不以為之

例自通

冬公伐邾左氏

注為邾滅須  
句故傳在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左氏

注獻宋捷也  
宋冬來獻捷事不異  
宋者秋伐

不知不稱楚子便來

公羊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  
以乘

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

之不可歸守國矣國之子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

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

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

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穀梁捷軍得  
夷諱也注獻捷書者罪魯受惡人物也捷軍得  
宋捷不與楚捷於胡氏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  
宋也注楚稱人貶胡氏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  
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  
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  
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  
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  
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陳氏孟會  
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陳氏孟會  
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張氏孔子相定  
則是遂子楚也故特稱人貶之也公會齊侯  
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  
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濶於虎狼  
之羣也不免宜矣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  
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案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褒詞楚已  
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詞杜氏不稱君命  
之說非執宋公不為宋諱而獻捷乃  
為宋諱公羊為襄公諱之說亦非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即左氏會

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注諸侯  
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

聞盟而往故公羊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  
書公會諸侯公羊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

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穀梁會者外為  
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胡氏為獨會于稷  
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書成宋亂者為受郟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  
故者為蔡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其所為而盟于薄

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得獲  
來遺是楚人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  
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  
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  
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  
慎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  
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張氏春秋不書會楚  
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張氏春秋不書會楚  
聖人務全中國之體也

案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盟  
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鄆子會盟  
于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故張氏說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左氏

任宿須句顯  
史風姓也實

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  
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  
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  
脩祀紆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注須句  
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適為魯私胡氏案左氏則保  
屬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胡氏得崇明祀保  
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  
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  
亂非所以為禮也與陳氏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  
收奪者無以異矣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  
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  
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郕郕叛而來書取郕  
案經書取須句二蓋此年雖取之而升陞之敗  
復喪于邾至文公七年間晉以伐邾乃取之而  
置文公子焉於是魯有須句矣○又案取須句  
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

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大過須臾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若如杜氏說則鄭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耶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臾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臾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氏

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張氏宋公嘗困於楚矣疾雖甚而德慧術知未矣張氏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穀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左氏

邾人以須臾故出師公卑

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無謂邾小蚤蠱有毒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穀梁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  
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穀梁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胡氏記稱邾婁復之以天蓋自戰於升陘  
為內諱也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  
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  
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

名左氏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  
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  
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  
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明

恥教戰求殺敵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  
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  
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  
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于鄭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  
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公羊偏戰者日爾此其  
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公羊言朔何春秋辭繁  
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公不  
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請公不可已陳然後襄公鼓  
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穀梁日事遇朔曰朔春秋  
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穀梁三十四戰未有以尊  
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  
則驕其敵以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  
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  
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雠之恥會不顧其力之

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  
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  
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  
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  
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  
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  
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  
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  
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  
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  
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  
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道之所  
貴者時其行勢也注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  
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焉識  
大通之方至道之術胡氏泓之戰宋襄不阮人於險  
哉子反左傳作子魚

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也

張氏

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楚人也

案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

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已詳穀梁說亦好

附錄左氏

初辛有適伊川有被髮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

陸渾之戎

于伊川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楚邑

左氏

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襄公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助之反因

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

以惡報惡也

胡氏

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既敗于泓荆楚之勢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

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

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氏傷於泓穀梁茲父之不

張氏

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襄之葬

案宋襄之立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為與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益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悖

之甚致夷以謀夏義隳之大襄公  
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何賴焉

秋楚人伐陳左氏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也

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注得臣即子玉

案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氏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注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

紕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傳注又曰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

以明胡氏案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

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

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夏之辨中國之  
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信義之不存則三綱淪九  
法斁人類滅矣魯桓篡立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  
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案祀貶爵三傳說不  
同備見莊二十七年

附錄左氏卒左氏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

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

居于鄭左氏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伐  
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

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  
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蕃屏周管蔡邠霍魯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邠霍魯  
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  
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  
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  
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  
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  
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  
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  
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  
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  
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

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出  
師攻王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適鄭處於汜大叔以隗氏居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  
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  
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  
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馭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  
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穀梁  
注甘昭公王子帶也公羊出何不能乎母也穀梁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莫敢有也居者居胡氏自周無出特書  
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居者居胡氏自周無出特書  
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  
命之未順也怨小怨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  
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傾  
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  
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  
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出

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案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  
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鄆也

晉侯夷吾卒左氏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晉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

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咎如獲其

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

衰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五

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

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姜氏曰懷與安

實敗名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曹其首也子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公

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

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晉，鄭同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不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退軍于郟。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注  
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附錄左氏左氏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  
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

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  
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氏

衛人將  
伐邢禮

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  
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

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穀梁不正其伐本  
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穀梁而滅同姓也

公羊胡氏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  
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

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曷為不名曰諸  
侯滅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也邢

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  
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仕焉誘其守而殺  
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  
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  
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  
諸僭竊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左氏

注伯魯

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胡氏伯姬  
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  
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於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  
是慢宗廟卑朝廷也  
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案此條左氏無事迹公羊以為宋三世內娶大夫之女故公族以弱威權下流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三世謂茲父王臣杵臼也穀梁謂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注以為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而不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而不忍稱名氏皆無據之言不可從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氏

秦晉伐都楚鬪克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圍

商密密降秦師楚子玉追秦公羊何以不言遂兩之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也注別之者惡國

家不重民命一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出兵為兩事也穀梁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

也注圍陳使胡氏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納頓子也胡氏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

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

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張氏  
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頓子迫于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  
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反使楚人行其義  
閔中國之無伯也

案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成左氏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注莒以元年

公立左氏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  
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  
事故曰脩文公之好也

附錄晉文納左氏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王事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左氏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穀梁其曰甯速何

地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公穀作雋濟北

鄆左氏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疏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

公羊其言至雋弗及何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却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師者侈大公所

追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雋急辭也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

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胡氏書人書追書至鄆弗及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書追書至鄆弗及

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

也其為諉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

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故交譏之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

案齊侵我  
三始於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左氏齊

孝

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便展喜犒師  
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  
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  
恐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  
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  
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遷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  
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注乞不

保得公羊也。乞者何？卑辭也。曷為重師？師出，不為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師之詞，公羊也。曷為重師？師出，不為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師不正，自謂出當穀，梁乞重詞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復反戰，當必勝。穀，梁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胡氏。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之也。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蠶食殘中國也。於義可乎？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見，惡自見矣。

案乞師例五，始於此。成十三年，郤錡十六年，藥廩十七年，晉荀瑩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于楚，其微弱已甚矣。况以蠶食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

求諸侯亦可○又案是年辰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憤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隣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郤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歎其因

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

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疏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

之立其弟熊延熊擊自棄于夔子孫胡氏春秋滅國  
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  
祖者而夔祖熊擊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

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  
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示褒貶之體

冬楚人伐宋圍緡左氏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

伐宋圍緡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  
圍緡公羊楚以師與魯未至而中道用之以伐宋惡

其視百姓若草木不  
仁之甚也穀梁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左氏

凡師能左右之  
曰以寘桓公之子

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公羊此已取  
侯戌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公羊穀矣何

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穀梁以者不以者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惡胡氏楚強魯弱而能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胡氏用其師進退在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夫仰賴荆楚取人之邑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仰賴荆楚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案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